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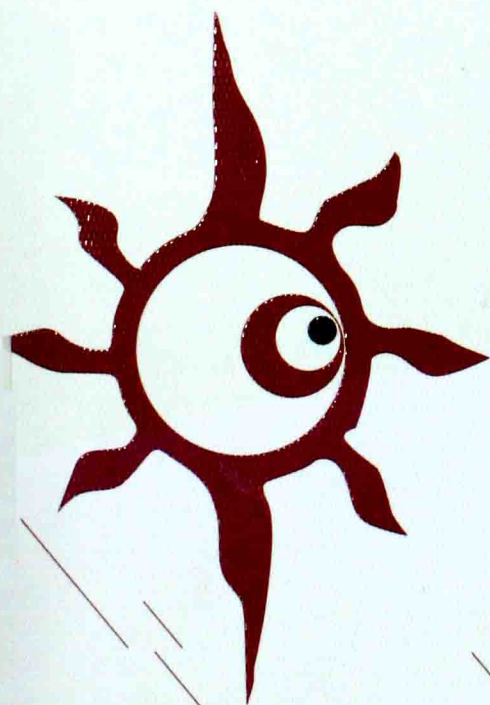
THE AQUARIAN CONSPIRACY

全球销量突破1,000,000册，千万宝瓶迷心中的意识圣经

宝瓶同谋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聚变

〔美〕玛丽琳·弗格森-著 廖世德-译

“我们时代最不凡的一本书”
——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

史蒂芬·柯维
(著名潜能导师)

戈尔
(美国前副总统)

胡因梦
(“身心灵课程”引领讲师)

李欣频
(著名广告人，畅销书作家)

张德芬
(华语首席身心灵畅销书作家)

倾情推荐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AQUARIAN
CONSPIRACY

宝瓶同谋

玛丽琳·弗格森 著
廖世德 译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瓶同谋 / (美) 弗格森 (Ferguson, m.) 著. 廖世德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38-8343-7

I. ①宝… II. ①弗… ②廖… III. ①社会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8382号

The Aquarian Conspiracy by Marilyn Ferguson

Copyright ©2009 by Jeremy P.Tarcher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宝瓶同谋

著 者 (美) 玛丽琳·弗格森

译 者 廖世德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责任编辑 夏光弘

特约编辑 张德才

装帧设计 元明设计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05月第1版

2014年0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343-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胡因梦序（简体版）

《宝瓶同谋》是19年前由阿德翻译，台湾方智出版社发行的重量级趋势研究著作。当时它被趋势大师约翰·奈斯比特喻为“我们的时代最不凡的一本书”，19年后，这份被赋予的殊荣看起来仍不为过，而书中所指的集体演化动力也依旧在进行着，虽然力道并不如当初作者预期的那么具有突破性。

“同谋”指的是地球上的人类，无论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有多大，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朝着一种更完整更系统性的方向在演进，这包含了个人的主观经验在身、心、灵三个层次上的整合，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科技、环境生态等外在领域也都不断地摆脱旧有范型的限制，开显出一种更符合“天、地、人”平衡性的运作方式，简言之，就是一种更“人道”化与“道”化的体现。

事实上，中国人早就具备了《宝瓶同谋》的精神宝藏。这本书里所揭露的看似原创的科学新发现，在我们的释、道教海里均能瞥见，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量子物理学家费尽心血的外在炼金术，意外地证实了东方内在炼金之旅的成果。西方在脑和意识研究上的斩获，亦即生物反馈等实验对脑神经系统的研究，也只是印证了东方瑜伽修行的确能控制人体内复杂又精细的生理过程。至于曾赢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耗散结构理论，也进一步阐明了有形物与无形界的关联，而自然界“不可逆转的进程”，更是朝着最高秩序前进的一种运动；这其实是从古至今的Seer，一些能够洞见精微次元和未来的人所达成的共同体认。听起来这很像我早期写过的一本《古老的未来》所隐喻的概念。

我最为关切的内在环保与外在环保议题，它们之间也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结

性：人若是不能看穿集体和个人欲望的本质，就无法逆转脑神经系统的自保本能，亦无法让自我的活动静止下来，安住于当下，细致地享受生命被赋予的单纯快乐。而当人们丧失了这种无条件的快乐时，势必会挣扎着向外界去追求，包括物质享受、成就地位、名望与声誉，或是男欢女爱以及操控他人的权力，等等。这些不断追求的欲望乃是所谓经济荣景的支撑力，也是资本主义和空华的市场交易背后的动力。绝美的大自然和其中微妙无比的生态，就在人类的这种逃脱行为下遭到了被灭绝的空前浩劫，同时人类也自食其果地不再享有新鲜的空气和水，甚至连蓝天都不易见着了。这一切不正是内地各大都市的现况吗？

当天、地、人的平衡法则被破坏时，人的身、心、灵也会跟着解离与失衡，各种心身症于是产生。过去的7年里我所忙碌的活动，就是把自己从上述的失误经验里学会的“回归生命本质之道”，和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内地同胞们分享。

我衷心地期望这本《宝瓶同谋》里的恳切忠言，能够唤醒中国人对自己的古老智慧的再肯定，从而疗愈深埋于我们内心里的价值创伤。

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而非模仿力，就是从价值信心的恢复所诞生出来的！

胡因梦

2012年6月12日



胡因梦序（繁体版）

玛丽琳·弗格森被誉为意识研究领域的大祭司。她在1980年出版的《宝瓶同谋》是当时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各国语言。现在由方智发行的这个版本是在1987年出版的，其中添加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序言和作者本人新写的跋。

在1990年的某篇杂志访问稿中，记者曾经问玛丽琳为什么要替此书取名为《宝瓶同谋》。她表示采用“宝瓶同谋”是要形容她所亲眼目睹的现象——从1976年开始，她观察到很多人的价值观都在产生剧变。这个现象是积极的、正面的。她发现许多人共同在谋划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和谐的世界。

采用“宝瓶”二字，是因为人类正从双鱼进入宝瓶时代。这个占星学上的观念，影响了不少人，她相信人类的心智在宝瓶时代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从1980年到1990年，宝瓶同谋的精神征兆愈趋明显。人们对于有关心灵的事物愈来愈感兴趣，相对地便减低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素质的提升、关系的改善、慈悲与创造力等等，取代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地位。

人心开始朝多元化开放，对于别国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也开始有学习的热情，尤其重要的是个人内心的成长和灵性的擢升。

人们开始能活在当下，真的去参与生活，而不只做过客就满足了。此外人们也逐渐觉醒到对生态环境的短视所造成的后果。

我在《古老的未来》一书中曾经介绍过《宝瓶同谋》。本来此书是由我翻译的，后来因为阿德很想翻一本比较具有挑战性和代表性的书，于是我就把这份工

作交给了他，没想到竟然让阿德在翻译此书时尝到“痛不欲生”的滋味。他在精神和体力最弱的时期，还要耗尽心力去寻找此书中所提到的众多组织、人名、地名、书名及各种专有名词。玛丽琳·弗格森所用的复杂文法结构与过于精密的思考方式，更是在难为了阿德。

如同我在《左右不搭》一文中所述，这绝对是一本重量级的好书。凡是想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意识变革的人，此书绝对是不可不读的“新时代手册”。

玛丽琳·弗格森的研究精神是正在觉醒的台湾最需要的，这份精神能帮助我们打破普遍存在的迷信、权威崇拜、教条主义、传统的包袱和各种扭曲的观念。作为一名新时代人，我们必须经历这场理性的洗礼，才能带来“清醒”的慈悲和人道精神。

胡因梦



译者序（简体版）

《宝瓶同谋》，其中“宝瓶”两个字指的是西洋占星学说的“宝瓶时代”：“宝瓶同谋”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形成一项共识，想要在宝瓶时代开始推动或完成人类及地球的转变。这个“宝瓶时代”，依照各家算法不同，最快从公元2142年开始，最慢要到公元2712年才开始。本书作者所谓的“同谋”，意指有一批人不约而同在为那个时代人类及地球的转化预作酝酿，准备。

本书作者玛丽琳·弗格森（Marylin Ferguson）大学毕业结婚后，写作小说和诗。1968年偕同第二任丈夫迁居加州。当年与先生合著出版了一本讨论家政的书。不久，她开始注意到所谓的“人性潜能”运动，以及当时人脑潜能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激发她在1973年写出《脑革命：心灵研究的前线》（*The Brain Revolution: The Frontiers of Mind Research*）这本书。1975年她开始发行《脑心公报》（*Brain-Mind Bulletin*）；这一份报纸是当时各种最尖端的科学观念的论坛。

那几年内，她开始注意到一种她所谓的“没有名字的运动”——来自各行各业的一批人不约而同开始想要彻底改变美国的社会及制度。她开始研究此一运动的各种模式，因此发行了另外一份报纸，叫作《前端公报》（*Leading-Edge Bulletin*）；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本《宝瓶同谋》。这本书为她奠定了全球性的声誉。

本书问世之后，论者一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譬如，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称赞本书“惊人，激动人心”。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说本书“以难以忘怀的鲜明度，刻画了一个细密的变革网络；这个网络将在我们文化当中塑造无可避免的革命”。哲学家兼宗教学者尼德尔曼（Jacob Needleman）认为本书有助于使一般美国大众了解“新时代”思潮，知道“新时代”思潮不是那么可怕。《纽约时报》认为本书是标示一支目前逐渐融入美国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哲学的标杆。不过也有人抨击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一些宗教团体认为这本书的“同谋”就在于想要颠覆基督宗教观点。

1987年《宝瓶同谋》重新发行。新版《宝瓶同谋》加了一篇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写的序言。这以后，作者把《脑心公报》的讨论焦点重新放在神经学、物理学、心理学、教育、健康等部门的科学研究结果上面，作为《宝瓶同谋》的后续工作。《脑心公报》后来于1996年停刊。弗格森女士于2008年10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猝逝。

有人说，《宝瓶同谋》是一份反文化宣言。反文化，顾名思义就是非主流文化。但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主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前，都是反文化，否则就不会“晋身”为主流文化。说来奇怪，1960、1970年在美国，差不多所有可能产生的反文化都在那个年代之内一一出现。嬉皮、摇滚乐、LSD、反越战，禅学、印度瑜伽进入美国，再加上科学对于人身心灵的新发现，在那十几二十年间，一一出现或进入美国国土，开始“感染”美国人。这种种“现象”或“运动”背后其来有自，自然都有一批“思想库”。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二战期间在美国译介了相当多禅学的东西，学术界的铃木大拙、心理学家佛洛姆陆续也将禅学带进美国。60年代的LSD文化，最早在1930、1940年就在依修伍德、赫胥黎以及后来的汤玛斯·曼（Thomas Mann）及其女儿伊丽莎白·曼等这一个文化圈子里萌芽。摇滚乐在美国一开始的代表性人物是猫王。猫王的摇滚乐是“世俗的”摇滚乐。后来的披头士却使摇滚乐开始具有社会批判性格、反叛性格。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下，美国在越南打越战却打得零零落落。美军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开始进入越南，一开始规模很小。到了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开始增兵越南。但是，美国却把自己打的越战限定在“有限战争”（limited war）框架上面。当时白宫的国安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和美国国防部长麦纳玛

拉（Robert McNamara）说服约翰逊总统说，在核战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和当时“保证相互毁灭”的体系之下，美国对越战一方面难以做政治解决，一方面也“不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美国就这样陷入越战泥淖里面。美国人对于自己子弟在越南死伤无数，但政客却又不求胜，开始感到不耐烦，于是开始出现反战运动。

所有这一切，在反战运动、嬉皮生活方式的“实践”之下，逐渐实验出一些“模式”；这些模式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内部结构开始成立。相对于现有的，既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文化生活模式，开始出现这些新的，不一样的模式。大家不约而同发现这些新模式，不约而同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是可行的，于是动能开始汇集，开始发言，开始实际追求。

读者可以从本书针对政治、医学、教育、经济等各方面表列式的新旧典范比较看出，新典范标举的生活方式（相对于现有的典范）是符合人性需求——明确地讲是符合人性“爱”的需求；尊重人的主体性——康德所谓人（生命）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借以完成什么目标的手段；提升人的意识——在科学、工业、理性、唯物论肆虐人类的生活方式、思考、心灵几百年之后，人必须重新发现自己的精神性，重新寻回自己的灵性；他必须“回家”。《宝瓶同谋》“谋”的是这个。

廖世德

2012年6月4日



译者序（繁体版）

当今的台湾在政治、文化、环保、经济、社会各方面根本是破败已极。要说我们生逢乱世，实不为过。然后，想到要在这样一个社会译介《宝瓶同谋》，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竟有一种微妙的心情，柔柔酸酸地粘在心头，说不上来。

细心咀嚼之下，方知原来是自己觉得像是堂吉珂德。面对这个社会的病入膏肓，提出任何希望之议，我都觉得像是“梦幻骑士”。然而，任何事物的意义都要看它的对位（譬如敌人）而定。所有一切希望之议其实是社会腐败的产物，但亦因此显示人心清新之面。要言之，理想主义在无可奈何当中算是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样说来，翻译这本大书或许还是有价值的吧！

实在讲，凡是多年来内心的真实与自然还没有给这个时代淹没的人，必然有他精神上呼喊向往的远景。这一点现在说出来，才觉得仿佛说出了每个人内心的秘密。其实，我们隐藏良久；我们觉得别人不会有。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看到人都堕落，那是人的疏离使人堕落。我想，这个时代必定使很多人内心发展了他的精神乌托邦。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精神乌托邦在翻译这本书时得到了极大的共鸣。

《宝瓶同谋》使我内心长久以来私自向往的精神乌托邦轮廓清晰起来，内部结构成立，并获知许多方法。我有这一切得益，有这些了解，以至于我不愿在此称之为“精神乌托邦”，而觉得称之为“精神远景”比较恰当。这原因在于它的实际性。

任何人内心对真知与美的向往与认识能力皆不得低估。因之我不能在此告诉

你怎么读这本书。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解说者。因为，长久以来，你未丧的真实与自然，透过直觉，已经很清楚这个社会在哪些方面怎样地不符合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就是你读本书的最佳导师。看看这书中的句子……渗入一切生命，深深的悲伤，深深的喜悦，知觉到因因果果反复相生而不安……

如果有人觉得开始的一两章不怎么有趣味，可以先看第三章“转变：脑变与心变”，以及第六章“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这两章叙述的事物有一种新奇的趣味，又有一种有希望的美好感觉。这样读来，或许能够看完本书的大部分。若能看完全书最好——虽然我常爱开玩笑说全台湾看完全书的，大概就是译者一人。

我们在这个破病的社会浸染已久，再加上生命的本质，于是“荣耀与梦凋谢了。童年之后，牢房关了。世俗从此仿若冰霜，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华兹华思《不朽迹象颂》）我们是否能够拨去尘垢，重燃热情，融化压在我们身上的冰霜？曾经告诉以前的情人：“我永远爱你。但如今这一份爱已经归我独有，炼至最后的晶冷与纯粹，植入我内心深处，成为我内心的一颗宝石。”这一颗宝石，我祈望每个人都得到。《宝瓶同谋》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希望，也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方法，一些“证据”。

但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却没有什麼体会，那是你的浅薄与无力，也是你的精神进化尚属落后的表征。你会这么软弱无力，其实就表示整体社会软弱无力。两者互为表里，互为主客体。只是，完全的客体是随波逐流，是与草木同朽。我们固然不能不是客体，但主体性强一点，如何？

廖世德 谨识

约翰·奈斯比特序

1981年那一年中，有几个月之久，许多不同背景的人一直跟我谈起一本令人惊异的新书，那就是《宝瓶同谋》（这个书名的矛盾也叫我惊讶）。这本书在“新时代”的支持者当中显然已经带起一片风潮。不过，真正促使我去读这本书的，其实是一些企业家。

很少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将我们私底下想的事情这么清楚地形诸文字，表达出来。这使我想到了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一篇散文《信赖自己》（*Self Reliance*）。爱默生在这篇散文里说，真正的天才能说出你心里的话，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些话。这样说来，《宝瓶同谋》的“才华”也就在这一点。

读过这本书以后，我透过玛丽琳洛杉矶的办公室与她联系。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有一次在佛罗里达的会议中介绍她，我说，同样的讨论变革，我的《大趋势》（*Megatrends*）属于软性文件（soft-core document），《宝瓶同谋》则是真材实料的作品（hard-core stuff）。《大趋势》讲的是社会的变革，《宝瓶同谋》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的变革。

每当时代巨变的时候，人们就会寻找某种结构。这样的追寻便是当今宗教复兴的部分原因。过去的20年来，由于电子媒体之助，新创的教会数以百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组织庞大的基本教义派。150年前新兴宗教团体也曾经出现过。那一次我们正从农业转向工业基础。那是我们上一次的根本变革。

然而，很快地，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外在的结构不再心动。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指引”，宁可去挖掘自己的精神泉源。于是我们除了宗教的复兴之外，同时

还体验到一种个人精神的复兴。这种新精神的个人主义由于信息社会的个体性而壮大，亦是由我所谓的我们对当今社会一切高科技的“反应”而壮大。

《宝瓶同谋》就是在对这种精神讲话。这本书超越了它的时代。但是如今这种精神现象已经蓄积了动量，本书的先知灼见比起1980年刚出版时越发的真确了。

有的人批评玛丽琳·弗格森太过乐观。对于这一点，我求教的是亚伯特·卡缪（Albert Camus）。卡缪说，哲学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所以，如果你不想走上这条路，乐观便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悲观无助于任何事情。《宝瓶同谋》的乐观在于肯定生命的可能性。

你们就要开始读《宝瓶同谋》，我羡慕你们。这是我们的时代最不凡的一本书。

作者引论¹

1970年代初期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脑和意识的书。我对其中所谈的科学发现感受很深。这些科学的发现显示人类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平常（the norm）的观念之外。那个时候，这种研究的社会意义，科学界尚未检证，一般人亦毫无所知。因为这种研究非常专业，透过冷门的期刊，行诸文字非常专门，每两三年出版一次，主要是在专业图书馆里流通。

一方面，科学以它素来的客观态度，却对人性，对实在界的本质，产生了惊人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又同时看到数以千百计的人有了自己主观的惊奇。利用种种方法对意识经验做有系统的探索以后，他们发现了学习速度加快、知觉扩展、治病与解决问题的内在想象力增加、恢复已经湮没的记忆等等心灵现象。因这种探索而得到的认识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与种种关系。现在他们寻找的是使他们的经验产生意义的信息。只要是这样的信息，他们都乐于接受。

我的《脑革命——心灵研究的前线》（*The Brain Revolution: The Frontiers of Mind Research*）这本书是第1本志在整合这一切研究的书。也许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本，所以我就变成了研究者的“票据交换所”。凡是在自己的发现中看到某种意义的，想做比较研究的，媒体里面对于大家突然对意识产生兴趣想了解其背景的，都会跑来找我。为了因应这种联系与交流的需要，我在1975年初开始出版一份双月刊，名为《脑心公报》（*Brain-Mind Bulletin*）。这一份通讯包含了学习、健康、心理分析、心理学、意识状态、梦、坐禅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新观念等等。

这份通讯后来变成了我原先过于低估的能量的避雷针。通讯一出，信件、电话便蜂拥而至。这种反应证实，不论在急进科学或急进经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新的领域。我在国内四处旅行演讲或主持会议时，往往就会发现这些先锋。新的展望开始影响生活。60年代的社会实践主义（social activism）与70年代初期的“意识革命”似乎已经开始走向一种融合：这就是由个人的转变以迄于社会的转变——由内到外的转变。

1976年1月，我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无以名之的运动》（*The Movement That Has No Name*）。我在这篇社论里说：

一件重大的事情已经上路。这件事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前进，可是却没有名称，难以描述。

《脑心公报》报告的虽然只是各种新的组织——着重追求健康、人文教育、政治管理等新途径的团体，但是这种运动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质”，令我们惊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充满了诡谲。又实际又超越。重视启蒙、权力、依赖，也重视神秘、谦卑、个人主义。既是政治而又非政治。推动这种精神的人，是纯粹的当权派，可是却又和摇旗呐喊的急进派结盟。

现代历史里面，医学、教育、社会科学、纯科学（hard science）（译注：在西方，纯科学是与人文科学有所区别的科学，指的是物理、化学等一类学科），乃至政府，都感染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凡是运作流畅的组织，都不再制造阶层结构，也反对教条。对于变革，我们只能助一臂之力，不能抑制——此乃这种精神运作的原则。这种精神没有宣言。它似乎在对一种很古老的事物讲话。也许，由于兼具魔力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这种精神将在国王的人马失败之处成功。

或许，我说，这种难以言说的力量是一种观念，如今时机成熟了。这股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命名了。然而这种人心所趋又有谁能够形容呢？

读者的反应以及其他刊物要求转载这篇社论，证明很多人都看到、感觉到了这股力量。

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为一本讨论新近出现的各种社会生活的书策划大纲时，又想起这种运动那无一定典型的领导、信奉者的坚毅、可能不成功等等特殊的形式。想到这里，我突然领悟到，像他们这样共享策略、互相呼应、彼此以微妙的记号辨认对方，其实不只是互相合作而已。他们在互相“串通”。这个运动是一个同谋（conspiracy）！

一开始的时候我实在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一方面对这件事我不想煽情，另一方面这个字眼也有负面的联想。后来我读到一本精神修炼的书，书里面说到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曾说他想“像同谋者一般”，向他的同志打招呼，这样他们才会为地球团结起来。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刊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温哥华对联合国居留地会议（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的一篇演讲。其中杜鲁道引用的一段话说法国科学家兼教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经呼吁一种“爱的同谋”。

Conspire（同谋、共谋），就其原本的意义而言，意指“在一起呼吸”。这是一种紧密的结合。所以，为了彰显这种结合亲善的本质，我就用了aquarian（宝瓶的）这个字来形容它。我虽然并不熟知星象学，可是却颇注意我们的通俗文化里由于一个普遍的梦想所产生的象征力量。这个梦想就是，经过了黑暗、暴戾的双鱼座时代，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爱与光明的时代。以“宝瓶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这一首流行歌的话来说，这个光明与爱的时代就是“心灵真正解放”的时代。

这件事不论是不是真的写在行星之上，我们都已经面临一个不同的时代。“宝瓶”这个古代黄道带上的水瓶象征的是盈满，是亘古饥渴的解除，所以是一个很贴切的象征。

这以后的三年便是反复研究、思考、修正本书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内，这个书名也逐渐流传开来。它激起的反应总是一种惊愕与惊喜。这些同谋者认出了对方，他们知道彼此已经串通好要去改变社会制度、改变解决问题的范型